

读三国有感

2015-08-15

夷陵之战（猇亭之战）是三国时的重要战役，吴将陆逊在此大败蜀帝刘备，弄得刘备不得不在白帝城托孤，终结了他统一中国的英雄梦。人们总爱谈论谁是三国时被低估的英雄，我总认为陆逊没有得到应有的评价。

三国时的名将多如牛毛，但像陆逊这样总是打大胜仗，不打败仗的却难找。而且他的对手都不弱，先是设计把关羽套进去，然后完胜来报仇刘备，后来又在石亭大破十万曹军。陆逊可不是那种只会在马上大战三百回合的行伍将军。当战胜刘备后，别人主张追击，他认为不可，需得提防曹魏。他无疑看到了蜀将来对吴构不成威胁，曹魏才是吴国的大敌，后来果然如此。胜而知道何时止步，没有过人的政治眼光是做不到的。后来他成为吴国丞相，再后来被孙权所猜忌，在郁闷中死去。

《三国演义》说刘备太急于为弟报仇而遭此大败，这恐怕不对。刘备是一世枭雄，他不是关羽，无疑成熟老练，真正的政治家总是以政治利益为第一诉求，不会以个人恩怨把国家都押上。荆州对蜀实在是太重要了。看看历史就知道了，这一战败使得蜀国只能蜷曲在一隅，再也没有机会染指中原。如果刘备能胜利而夺回荆州，诸葛亮哪里用得着在五丈原和司马懿打得那么辛苦。

诸葛亮是一个英雄。但刘备把米折腾完了，他做不出一锅饭。英雄而不遇时运，只能惜哉。刘备更是一个不走运的英雄，碰到了一个不出名的奇才。

夷陵之战后，蜀将黄权被断了后路，回不了蜀，只好降了曹魏。刘备知道后，并没有大发雷霆或者冷嘲热讽。只是检讨自己的不是，并让黄的家小去跟他团聚。

有人认为刘备虚伪，假得很，不知从何说起。很简单，你就学一学刘皇叔，假个一辈子试试，有谁能，又凭什么说你是假呢？

我不认识刘皇叔，就是认识，也不敢去问：你是不是像人们所说那么假啊？因此我不知道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，但我不会因为自己做不到像刘备那么宽宏大度，就去怀疑天下没有这样的人。

看到刘备，我总想到了他的祖上：刘秀。类似的事刘秀也做过，他们确实很相似，看看刘秀是怎么对待马援，就知道刘备三顾茅庐是跟谁学的了。

刘备虽为“皇胄”，但开始时已破落到了摆地摊的地步了，就是城管都可以在他身上试一试“铁砂掌”。血统，大耳朵又有什么用？孙权、曹操那样的家世背景才是硬通货。刘备的早年历史上记载得很少，大概是那样的家世不值得记。他一出世就是雄心勃勃，政治手腕老练纯熟，是哪里学来的，真是一个谜。

刘备知道自己别的跟人不能比，只能靠笼络人心。要笼络到英雄也只有靠自己的真心实意来感化，靠自己的人格来折服英雄。

他的确干得不错，能在孙权、曹操这样的一世豪杰眼皮底下，硬创出自己的一亩三分地，又毫无背景，这可不是凡人能做到的。

但他的运气和刘秀相比实在相差太多。刘秀的对手根本就不够档次，而三国时代英雄实在太多。哪一个都够分量，势均力敌，只能瓜分天下。

所以说，干得好不如运气好。刘秀和他一样出道晚了，却能平定天下，还做了几年舒服皇帝。而他却只能在白帝城充满担忧中死去，连家都回不了。

刘备的才能应不在刘秀之下，结局却大不相同。人比人，真是气死人。

孙权晚年疑心病极重，陆逊功高位重，名气又大，正当其冲。不过孙权还好，没有昏庸到加害陆逊和他的家人。这让吴国多存在了十几年，因为陆逊有一个跟他一样杰出的儿子：陆抗。

谈到陆抗，就不得不说他的对手：三国后期晋国名臣羊祜。

羊祜能文能武，既会打仗又有行政才能。但这在三国时期并不稀奇，陆逊也是这样。他叫人敬佩的是为人处世的胸襟和眼光。

羊祜所处的环境比陆逊还要严峻。魏晋之交，曹家和司马氏斗得不亦乐乎，可想阶级斗争有多么复杂。一步走错，轻则丧失政治前途，重则就会丢掉性命。

他的出身比陆逊还要显赫，父祖皆为高官，是个地地道道的高干子弟。他的妻子是夏侯霸之女，夏侯家与曹家渊源极深，夏侯霸的母亲为曹操之妹，本人又是曹爽心腹。但羊祜的姐姐则是司马师之妻。

羊祜这样与两边都有亲属关系，这很常见。那时的婚姻就是以政治利益为目的。但这无疑是一把双刃剑，好就左右逢源，坏就两头不讨好。在我印象里，搞不好的居多，特别是在你死我活的权位之争中。

羊祜基本保持中立，但偏向司马氏。原因可能有二，一是古代跟现在不一样，更看重血亲，从亲戚关系来说，他和司马氏要更近一些。第二是关键，他无疑看出了曹爽不中。所以当权倾一时的曹爽拉他去打仗，建功立业，他没有去，宁愿在家伺候老人，带孩子。他耐得住寂寞，情况不明，就等着，不像那些浅薄的政客，只要有好处，就是排泄物也会像苍蝇一样哄上去，到时候又哄回来，给人看轻。

到了曹爽失败，“夏侯霸投降蜀国，其亲属怕受牵连，大都与其家断绝了关系，只有羊祜，安慰其家属，体恤其亲人，亲近恩礼，愈于常日。”

看到这里，不由有些感叹，中国古代还是有些真君子的，叫人赏心悦目，现代怎么就没了。文革中那帮所谓的马列主义者为了权利，为了自保，一通相互乱咬，难道真是今不如昔？不过也可能是阶级斗争太严酷，此等人物没有了存在的空间。

司马氏当权后，羊祜逐渐得到了重用，带兵与吴国作战，碰到了陆抗触了个大霉头，给打得大败。他肯定得到了跟曹丕一样的结论：

“彼有人焉，未可图也。”

只不过曹丕说的是陆逊，他想的却是陆抗。

于是他就沉下心来，一心一意充实力量，收买人心，等待时机，做这些事他的的确确有一套。

他长期带兵在荆州与陆抗对峙，有一回陆抗病了，羊祜送去药，有点奇怪是不是，更奇怪的在后面，部下怕药中下毒，劝陆抗不要吃，陆抗服之不疑，并说：“羊祜岂鸩人者。”

羊祜仅仅只忌惮陆抗而已，一旦陆抗不能领军，他马上就建议伐吴。实际上历史告诉我们：没有了陆抗的吴国的确就是不堪一击了。那么他为什么不把陆抗鸩死，这样不就得到了胜利，完成了任务吗？

当然，很多人认为这留下了千古美谈。美谈归美谈，做归做。古今中外又有几个政治家真正这样做了的。今天不是有很多人谈起毛泽东对阶级敌人的狠毒，仍然津津乐道吗。对自己的敌人表示仁慈究竟是无知秀才的迂腐，还是精明之道呢？

坦率地说，我不能确切知道，因为我不是政治家，各人只有自己下结论，还是谈羊祜的好。

我只能作二点猜想：一、羊祜是一个有底线的人，愿意做一个有道义的人，不肯使用下三滥的手段；第二、还是要争取人心，并不是说要收买陆抗，那不可能，双方都知道。当然他可以不给药，至于陆抗是不是会病死，那是天意。但他给了，就是想在道义上压倒对方，他这是做给大家看的，我们仁义道德，而吴帝昏

庸无能，民心自然会有取舍。从后面的结果来看，羊祜这一套还是有作用的，因为最后伐吴时，晋就没有花很大的气力，基本上是吴军望风而逃，“一片降幡出石头”，一年的时间都没有到。而在此前那么多年都奈何不得，这不是民心是什么？

今天军队的机动性比过去不知道要快了多少倍，美国人在军事上该是多么强大。但在越南失败，现在深陷伊拉克不就是没有得到民心吗？所以说，如果毒死了陆抗，采取另一套方法，硬上，就可能失掉民心。也许结果一样，但就会旷日持久，死伤众多，老百姓就受苦了。而且结果会可能不一样。

羊祜死前制定了灭吴的大致方针，推荐了杜预，王濬作为灭吴的人选，所以胜利后，晋武帝流着泪说：“此羊太傅之功也。”

羊祜死时，荆州一带，“莫不号恸、罢市、巷哭者声相接。”“吴守边将士亦为之泣。”（《资治通鉴·晋纪》）那时的荆州晋吴各一半。自己的人哭，历史上很多人做得到。但要敌国百姓和将士为自己哭，恐怕这是绝无仅有了。

做人做到这个份上，还有什么话可以说！

“羊祜作为文学家，又喜爱山水，著述理应很多，而且他长期的政治、军事生涯，也写有大量的表、疏等文章。但由于他为人谨慎，很多手稿都被付之一炬，多是他人书籍中的片段，已知他的作品是《老子传》二卷，文集《羊祜集》二卷。流传至今的只有《雁赋》、《让开府表》、《请伐吴表》、《再请伐吴表》等8篇，其中的《让开府表》可与诸葛亮的《出师表》相提并论。”。诗居然一首都没有。

他的《让开府表》在历史上极有名，但今日很少被提起。

“臣自出身以来，适十数年，受任外内，每极显重之任。常以智力不可顿进，恩宠不可久谬，夙夜战悚，以荣为忧。臣闻古人之言，德未为人所服而受高爵，则使才臣不进；功未为人所归而荷厚禄，则使劳臣不劝。今臣身托外戚，事连运会，诚在过宠，不患见遗。”

“夙夜战悚，以荣为忧。”有几个人能记住这个道理，像羊祜那样对皇帝的恩宠再三推辞，和珅要学一点，那至于丢掉性命。

“虽历位外内之宠，不异寒贱之家，而犹未蒙此选，臣更越之，何以塞天下之望，少益日月！是以誓心守节，无苟进之志。”

“何以塞天下之望，少益日月！”这更是千古名句，羊祜好像是尽力在做，举荐晚辈，但像他这样的人的确不多，历史上很多麻烦都是因此而来。

关于羊祜历史记载不多，基本都是赞誉之辞。我过去受那种“高、大、全”的英雄忽悠得太多，读后总有些感到不是那么栩栩如生，反而像刘备，曹操，孙权这样的英雄要觉得更真实一些。

在现实中也一样，如果你看不到一个人的缺点，那就是那人在迎奉你，或则你爱得糊里糊涂；同样，看不到一个人的优点，那一定是恨得咬牙切齿而失去了判断。都不是好事。所以说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，总有点不得要领。我认为原因之一是他的诗没有流传下来。他留下的文章多半是公文，是写给别人看的，只有诗多半是为自己所作，更能流露性格。

我如果要是遇到了羊祜，倒是敢问：“怎么书上尽说你好，你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啊？”

他想必答道：“是以誓心守节，无苟进之志。今道路行通，方隅多事，乞留前恩，使臣得速还屯。不尔留连，必于外虞有阙。匹夫之志，有不可夺。”

还是不得要领。

据说他有一句名言：“天下不如意事，十常居七八。”这是壮怀激烈的人才应有的感叹。可见他并不是那

么淡漠名利。从他留下的文章来看，跟陶渊明的“采菊东篱下，悠然见南山。”绝然不同。这也不奇怪，他毕竟是朝廷高官，不是隐士。

我想他多半是那种城府极深的人，但待人却胸怀坦荡，当然，我知道这有点矛盾。城府极深，是他把自己的诗文都烧掉，在复杂的宫廷斗争含而不露；胸怀坦荡，是要陆抗这样的英雄都为之折服，靠装假是做不到的。

不由我也生出感叹：追求名利却坚持自己的原则，不急功近利；胸怀远大理想却知道顺时而为，不做无望之争，这简直是一个完人。

世间不可能有完人，但历史这样记，我们也只能这样信了。

然而生出更大的感叹：连他都七八，那我们有个十二三并不稀奇。

最后，以孟浩然的一首诗作结尾。羊公碑即为纪念羊祜而立，又称堕泪碑，在现湖北襄樊，三国时，那里属荆州。我曾去那里找过，无人知道。现在听说有了，但多半是那种喧闹的所谓古迹，与羊祜的风格迥然不同，不去也罢。

与诸子登岷山

人事有代谢，往来成古今。
江山留胜迹，我辈复登临。
水落鱼梁浅，天寒梦泽深。
羊公碑尚在，读罢泪沾巾。

注：獠亭 xiāo ⊙ 古同“虬”，虎怒吼声。 犬叫声。

（文章来源，百度文库）